

俄羅文斯學叢書

俄國戲曲集

第三種

村中之月

屠格涅夫著

耿濟之譯

共學社

1921

俄國戲曲集

第一種	巡按	賀啓明譯
第二種	雷雨	耿濟之譯
第三種	村中之月	耿濟之譯
第四種	黑暗之勢力	耿濟之譯
第五種	教育之果	沈 穎譯
第六種	海鷗	鄭振鐸譯
第七種	伊凡諾夫	耿式之譯
第八種	萬尼亞叔父	耿式之譯
第九種	櫻桃園	耿式之譯
第十種	六月 <small>并附錄</small>	鄭振鐸譯

中華民國十年三月初版

(俄國戲曲集三村中之月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俄國屠格涅夫

譯者 耿濟之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上海北四川路北首寶山路
-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漢口
- 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廬山
- 廣州 梧州 桂林 梧州 梧州
- 雲南 貴州 張家口 新嘉坡

俄國戲曲集(三)

村中之月

在場人物表

阿爾卡其，塞爾格，意思拉甫 富田主，三十六歲。

拿達里亞，彼得洛甫納 其妻，二十九歲。

闊略 他們的兒子，十歲。

萬洛慈卡 養女，十七歲。

安娜，謝美諾甫，意思拉甫 意思拉甫的母親，五十九歲。

麗查魏泰，鮑格達諾甫納 女友伴，三十七歲。

莎甫 德國師保，四十五歲。

米海爾，阿秉克省德洛菲拉基金 意思拉甫家的密友，三十歲。

阿列克謝，尼古拉，白略夫 大學學生，關略的教習，二十一歲。

阿芳拿西，意溫諾菲，鮑里杏查甫 隣人，四十八歲。

意格拿基，意里奇，士北格爾司基 醫生，四十歲。

瑪脫魏 僕人，四十歲。

卡加 女僕，二十歲。

事情發生在意思拉甫的家裏，一千八百四十年之初。

第一幕

戲臺上飾着客室。右邊是牌棹和入書室的門；中間是通大廳的們；左邊兩扇窗，一張圓棹。屋角裏放着幾張椅子。牌棹旁坐着安娜，麗查，魏泰和莎甫三人，在那裏鬪牌；拿達利亞和拉基金兩人坐在圓棹傍邊。拿達利亞正縫著篩布；拉基金手裏持着本書。壁間鐘兒正指著三點。

莎甫 得了『蠹蟲』。（譯者按此係賭牌之術語）

安娜 又來了麼？ 你這個樣子簡直要使我們輸盡了。

莎甫 (極高興的樣子) 八個「蠢蟲」。

安娜 (對麗查魏泰說) 這個樣子！ 簡直的不能同他鬪牌。(麗查魏泰
微笑了一下)

拿達里亞 (對拉基金說) 爲什麼你又頓住了？ 快念罷。

拉基金 (慢慢擡起頭來) 「門脫克里司督 (Monte-Cristo) 喘着氣站立起來
……」拿達利亞，你研究這個麼？

拿達里亞 稍爲想研究一下。

拉基金 做什麼要念他呢？

拿達利亞 是爲着這個緣故。前些日子有一位夫人對我說：「你不念門
脫克里司督麼？ 你不妨念一念——這本書做得很妙。」我那時候一
句話也沒有回答他，現在我却可以對他說我雖然念過，但是找不出一點

精妙的地方。

拉基金 不錯，如果你現在已經能夠信……

拿達里亞 唉，你好懶呀！

拉基金 不要生氣，立刻就念……（尋出剛纔停頓的地方來）「喘着氣站立起來，並且……」

拿達里亞（自己打斷他話）今天你見着阿爾卡其麼？

拉基金 我在堤上和他見過……你們家正動工修堤。他一會兒同工人在那裏講解一切，一會兒又自己跳到沙灘上去。

拿達里亞 他做什麼事情都是十分狂熱的……未免太勤謹了。這是他的毛病。你以為怎樣？

拉基金 你的話我很贊同。

拿達里亞 真厭悶死了！……你老贊成我的話快念下去罷！

拉基金 啊！這樣說，你倒願意我同你拌嘴……

拿達里甫 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使你願意……對你說快念下去罷。

拉基金 是啦。（重又念起書來）

莎甫 得了『蠹蟲』

安娜 怎麼？又來了？這個真忍受不住！（對著拿達里亞）拿達里

亞！……拿達里亞！……

拿達里亞 什麼事？

安娜 你想想，莎甫簡直使我們輸得要死……得了七八個『蠹蟲』

莎甫 現在是七個。

安娜 你聽見麼？真可怕。

拿達里亞 是……真可怕。

安娜 這種牌真討厭！（對拿達里亞闕略到那裏去了？

拿達里亞 他同著新教習一塊兒逛去了。

安娜 啊！麗查魏泰，我請你。

拉基金（對拿達里亞）同著那個教習？

拿達里亞 啊！不錯！我忘着對你說了……你不在這裏的時候，

我們聘請了一位新教習。

拉基金 是代替杜福爾的麼？

拿達里亞 不是……是俄國教習。至於法文教習親王夫人也快從莫斯科

科替我們請來了。

拉基金 那個俄國人怎麼樣？年紀老麼？

拿達里亞 不，年紀很輕。我們祇請他教一個夏天。

拉基金 啊！那是臨時約定的。

拿達里亞 大概是這個樣子罷。還有一層。你很愛觀察人，分別人。：

拉基金 得了。你怎麼了？……

拿達里亞 你無妨對於他注意一下子。你很喜歡他。他那又瘦又整齊的臉，高興的眼光，和勇敢的態度……你實在可以看得出來。他固然十分不伶俐……然而這個樣子在你一方面看來，實在是不好……

拉基金 拿達里亞，你今天怎麼這般咄咄逼人呢？

拿達里亞 不要鬧玩笑，真的請你注意一下。我覺得他是個正直的人。然而這個誰知道呢！

拉基金 你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拿達里亞 實在麼？（悄悄想了半天快念下去罷。）

拉基金 「喘着氣站立起來，並且……」

拿達里亞（忽地向四周看了一看）萬洛瑟卡那裏去了？從早晨就沒有

看見他（向着拉基金微笑）把這本書拿開罷。……我看我們今天念不成

了。……不如給我講述一二件事情。……

拉基金 叫我說什麼給你聽呢。你知道我前幾天住在克里尼差家裏。

……後來我們那些少年人已經厭倦起來。……

拿達里亞 你怎麼看得出來呢？

拉基金 難道厭倦還能夠隱瞞麼？別的全能夠……厭倦却不能夠。

……

拿達里亞（看着他）別的全能夠麼？

拉基金（靜默了半天）我想一想罷。

拿達里亞（垂着眼請問，你在克里尼差家裏做些什麼事情呢？

拉基金 沒有什麼。同着朋友厭悶實在是一件無意思的事情。無論你

怎樣靈巧，怎樣自由，並且怎樣愛他們，但是厭悶却使你萬般的沒味，心臟緊緊的跳着，彷彿枵腹的人一般。

拿達里亞 大概你平常同着朋友們時時有厭悶的時候。

拉基金 有個人在那裏，你愛他却又厭他，你看那怎麼辦呢！

拿達里亞（遲疑着）那個人你愛的……這是一句極偉大的話。你說話時常這般深奧。

拉基金 深奧……爲什麼深奧呢？

拿達里亞 這實在是你的缺點。你固然很聰明，但是……（停頓一下）有時同你說話，正彷彿繯絲一般……你沒有看見過繯絲麼？在污穢的房子裏，身子一點也不動……絲線是好東西，但是一口清水在熱天都更覺得好。

拉基金 拿達里亞，你今天……

拿達里亞 什麼？

拉基金 你今天怎麼對我生氣！

拿達里亞 喔，心氣狹窄的人。你雖然聰明，心氣却很狹窄！……不，我

並不對你生氣。

安娜 啊！又輸了！糟了！（對著拿達里亞）這惡人儘叫我輸錢。

莎甫（啞聲）麗查魏泰，你錯了……

麗查魏泰（怒意）請你恕我，我不知道安娜……沒有『蠢蟲』。

莎甫 從前我沒有『請』麗查魏泰。

安娜（對莎甫）他有什麼錯呢？

莎甫 從前我沒有『請』麗查魏泰。

麗查魏泰 我怎麼了？請問！……

拉基金 我越向你看視，便越不認識今天你那付臉兒。

拿達里亞 (露出好奇心) 實在麼？

拉基金 不錯。我看出你有些變更。

拿達里亞 是麼？……既是這樣，請你猜一猜什麼地方發生變更，我有

什麼事情發生——啊？

拉基金 你等一等……

(關略忽地從大廳裏跑進來，一直走到安娜身邊，嘴裏不住的嚷着：)

關略 祖母，祖母！看。這個東西！(拿出一張弓幾根箭來看)

安娜 我的心肝，拿來給我看……啊，好一個整齊的弓兒！誰給你做

的？

關略 就是他……他……(指着白略夫，那時候他正站在廳門旁邊)

安娜 啊！做得真好……

關略 我已經往樹上射過，却中了兩下……(跳躍起來)

拿達里亞 闊略，拿來給我看看。

闊略 (跑到他母親那裏去) 啊，媽媽！ 白畧夫先生還會爬樹！ 他願意

教我，並且還要教給我泅水的方法。他什麼事情都要教給我呢！ (跳躍起來)

拿達里亞 (對着白畧夫) 先生對於闊略能深為注意，我十分感謝。……

闊略 (很高興) 媽媽，我很愛他，愛他！

拿達里亞 (看着闊略的頭) 我們自然對他有點溺愛的地方。…… 請你使

他做成一個又靈巧又正直的小孩。

(白畧夫鞠着躬)

闊略 白畧夫，我們到馬廐裏去，奪佛渥里脫的麵包

白畧夫 去罷。

安娜 (對着闊略) 這裏來，同我再親個嘴。……

闊略（跑走）祖母，等一會，等一會！（跑進廳裏）白略夫跟着他走。

安娜（目送闊略）這個可愛的小孩！（對着莎甫和麗查魏泰）不對麼？

麗查魏泰 不錯。

莎甫（靜默了一會）我鬧過去了。

拿達里亞（很高興的對着拉基金說）唔，你看這個人怎麼樣？

拉基金 誰呢？

拿達里亞（靜默着）就是那個……俄國教習。

拉基金 啊，請恕我——我竟忘掉了……我正在那裏想你設給我的問題，

……（拿達裏亞看着他，微笑起來）然而他的臉……實在……不錯，他的臉很好，我很喜歡他。不過大概這個人是很沉悶的。

拿達里亞 對了。

拉基金（看着他）然而我終還不能夠得着一個統計……

拿達里亞 拉基金，我們不要研究他麼？ 你願意不願意？ 那真是對

於有判斷的人最好的機會！ 因為我們還算是很有判斷的，不對麼？

拉基金 這個少年人你很想研究他。如果他知道這件事情，他一定引為

榮幸。

拿達里亞 喔，沒有這個事情！ 對於他是無從判斷的，因為…… 如果我

們站在他地位上…… 因為他一點也不和我們相似。這一點最不好：

我們極勤謹的研究自己，以後就設想我們有知人之能。

拉基金 別人家的心虛那就彷彿深黑的樹林一般，為什麼這般譏諷：

……為什麼你這樣扎刺我？

拿達里亞 既是親密的朋友，還叫什麼扎刺…… 你是我的好友……（握

他的手，拉基金含着笑，十分高興）你是我的老朋友。

拉基金 我祇怕一層…… 恐怕那老朋友要為你所厭了……

拿達里亞 (笑着) 一樣好東西纔喫厭呢。

拉基金 也許這樣……不過這個於他們並沒有關係。

拿達里亞 得了……(低聲)難道你還不知……你我的情形麼？

拉基金 拿達里亞，你太同我鬧着玩笑，正彷彿貓和鼠兒一般……然而

鼠兒終究是不怨的。

拿達里亞 啊，可憐的老鼠！

安娜 你那裏是二十……啊！

莎甫 從前我沒有「請」麗查魏泰。

(瑪德魏進來稟事)

瑪德魏 意格拿基醫生來了。

意格拿基 (跟着進來) 醫生是不用稟白的。(瑪德魏出) 全家都好呀！(和

安娜握手) 太大，你好呀，啊，贏錢了麼？